

政府如何面對立法會新整合

曾淵滄

我認爲特區政府與其將議會內的議員劃分爲「民主派」與親政府派，倒不如集中力量爭取中產的支持，中產階層是社會的主要消費者，中產得到好處，這個社會就會更繁榮，商界也得到利益。如果特區政府走中產路線，會不會使到一向親政府的工聯會成爲反政府者？我想應該不會，工聯會代表的是自食其力的工人，不是免費午餐的福利派，中產者消費多了，社會更繁榮，工人找工作更容易，工聯會就更沒理由反政府。如果特區政府走中產路線，不但可以取得非泛「民主派」議員的支持，也可能爭取到「民主派」中的溫和中產派的支持。

除了數個功能組別的選舉還有一些爭論，今屆立法會選舉應該算是塵埃落定了。這數個功能組別的爭論實際上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相信很快也可以解決。選舉結果，新一屆立法會成立。這一屆立法會將橫跨特首董建華的任期至第三屆行政長官的任期，他們也將是決定如何組織大選舉團來選第三屆特首的人。新的立法會就有新政治力量重新整合，特區政府應該抱持什麼態度與這批新議員合作？

泛「民主派」與民主黨之間

首先，讓我們來分析新一屆立法會內六十名議員的政治組成。傳媒一般喜歡將香港的政治人物簡單化爲泛「民主派」與「保皇黨」，但真實情況是遠比這個二分法複雜得多，而且，非泛「民主派」也不見得一定是「保皇黨」；同時，幾乎所有被泛「民主派」標籤爲「保皇黨」的人都不認同自己是「保皇黨」。似乎，人人都認爲「保皇黨」這個名稱是個貶詞。也有人喜歡把這批人稱爲愛國愛港人士，但是大量泛「民主派」的人都大大聲地說他們也是愛國愛港。因此，我們暫時就稱這批人爲非泛「民主派」吧！所謂泛「民主派」，實際上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力量，而是山頭纍纍，甚至可以說是烏合之衆。這一群實際上政治理念差異很大的人，之所以走在一起，是因爲香港發生過兩次讓他們交合的大事，第一次是「六·四風波」，「六·四」使原本各有山頭的多股新舊政治力量組織起來，民協、匯點是舊組織，港同盟是新組織，然後在李柱銘的領導下，多個政治力量合併組成民主黨。民協與組成民主黨這群人之間仍有一些政治距離，因此他們沒加入民主黨，劉慧卿也沒加入民主黨，劉改組前銜自任黨魁，並招攬職工盟及街工加入，爲泛「民主派」中排第二的力量。民主黨與前銜、民協之間有什麼異同？相同之處就是他們都喊「民主」，但民協喊出來的聲音最溫和，前銜最激進。民協自稱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不論是當年港英政府或是今日特區政府，都是「又砌又傾」。在一九九六年年底，民協更加入了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這是泛「民主派」認爲「大逆不道」的事。



「大律師黨」進立法會

可是，經過數次立法會選舉之後，這個整合出現了變化。變化的根源是為爭當立法會議員的私心。梁耀忠不願意屈居於劉慧卿之後在新界東參選，於是自立門戶，自組街工到新界西與職工盟的李卓人及民主黨分庭抗禮。他們的運氣不錯，都給選進去了。沒太久，職工盟的李卓人也與前銚劃清界限，同是職工盟的劉千石更被民主黨開除，於是職工盟就正正式式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與此同時，劉慧卿也培養出前銚的第二梯隊何秀蘭。除了劉千石外，陳偉業也離開了民主黨，單打獨鬥。不過，在這段時間民主黨依然是泛「民主派」中最大的政治力量，餘者只是一人黨或二人黨，談不上規模。

2000年立法會選舉之後，民建聯的程介南辭職，一場補選爲香港的政壇引進了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大律師黨。那時候，泛「民主派」黨決定公推無黨派的余若薇代表泛「民主派」參選。結果勝了，從來沒有搞過政治的余若薇爲什麼會踏入政壇？那是因爲人人都知道，程介南辭職後的那場補選，在單打獨鬥的條件之下，泛「民主派」得勝的機會非常大，於是每個政黨都想派自己人上陣，派誰最好？爭執不下的情況之下，經常以大律師身份論政的余若薇成了各方妥協的人物。

可是，余若薇進入立法會，就是民主黨惡夢的開始，因爲余若薇代表的是一個比較溫和、中產的力量。2003年討論23條公安法立法的過程中，余若薇先後引進了多位大律師加入政壇，他們是梁家傑、湯家驊、陳文敏，再加上原本已通過律師功能組別而進入立法會的吳靄儀，這群人自組的《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除陳文敏外，其餘的四名大律師都進入了立法會，成了立法會內泛「民主派」的第二大力量，取代了過去前銚的位置。前銚因爲何秀蘭的意外落選而淪爲一人政黨，與民協及其他一群泛「民主派」的獨立人士一樣，在立法會內只有一票。

泛「民主派」明爭暗鬥

除了這幾位大律師之外，另一個在泛「民主派」中蠶食民主黨的人物是「長毛」梁國雄與鄭經翰。實際上，梁國雄是不是可以被稱爲泛「民主派」，我很質疑。梁國雄是個不折不扣的極端馬列主義者，是理想主義、革命主義的人，傳媒稱他爲泛「民主派」，只不過是因爲他是一名經常反特區政府的人。鄭經翰則是電台「名嘴」，以罵人起家，他家住山頂，生活豪華，與城中富豪交情不錯，但在電台的節目中經常站在基層小市民的立場，因此贏得「人民英雄」的稱號，言論激烈，特區政府的高官幾乎全部被他罵過，敢言敢罵的鄭經翰不費吹灰之力，成了這次選舉九龍東區得票最多的候選人。



在溫和的大律師及激進的梁國雄、鄭經翰左右夾攻之下，民主黨在這次立法會選舉後，由第一大黨變成第三大黨，僅剩九名議員在立法會中。這一次立法會選舉過程中，泛「民主派」在協調、配票過程各懷鬼胎，明爭暗鬥。因此，儘管在競選期間多位不同黨派的泛「民主派」人身穿「團結」字樣的T恤高喊團結，但彼此間是不是真能合作，惹人懷疑。特別是選舉結果公布後，港島區與余若薇排同一名單的何秀蘭落選已在泛「民主派」中掀起巨大波浪。很明顯，何秀蘭的落選是因為民主黨違背了當初配票的諾言，不再發動「1+1=4」的口號，不再呼籲支持者將家庭成員的一票投給民主黨，另一票投給余若薇名單，而是大聲高喊李柱銘告急，要求支持者將選票全投給民主黨，結果民主黨得票過多，浪費了6萬張選票；而何秀蘭就是以800多票的微差敗給民建聯的蔡素玉。

後繼無人民主黨沒前途

「成績」公布後，泛「民主派」內群情嘩然。然而，民主黨主席楊森只願意向何秀蘭道歉而不願意真正的認錯，東拉西扯地把罪名推到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上去，企圖將何秀蘭的落敗責任推給特區政府。但是，很明顯，泛「民主派」中人並不接受這種解釋，連日來泛「民主派」陣營中已大量出現倒楊森的言論，楊森還能當民主黨的主席多久？如果楊森倒台，誰有資格取而代之？李柱銘復位乎？不可能吧，李柱銘今年66歲，2008年下一屆立法會選舉，李柱銘70歲了，還能參選嗎？如果70歲的老頭還參選。民主黨是後繼無人了，民主黨內的第二梯隊恐怕會紛紛退黨，另起爐灶，因為繼續留在民主黨內是沒有前途的，是沒有機會當立法會議員的。老大長期霸位，第二梯隊如何信服？

除了民主黨外，泛「民主派」內其餘政黨的第二梯隊在這次選舉中也全軍皆墨。本來，今屆立法會選舉增加了六個直選議席，泛「民主派」在開始的時候，大有全取新增的全部席位，甚至在今年「七·一遊行」之後，已以為今年遊行的人數還比去年多，於是頭腦發脹地喊出「x-1」的口號。所謂「x-1」就是打算在每一個選區只留下一個席位給民建聯或自由黨，餘者可全取。泛「民主派」中第二梯隊的人都期望規選舉過後可以進入立法會，可是，前銜的何秀蘭下馬，民主黨的黃成智下馬，陳家偉、廖成利、胡志偉、陶君行、陳琬琛、張賢發、嚴天生、蔡耀昌這樣第二梯隊的候選人都失望而歸，如何安撫他們？安撫得不好，第二梯隊也就散了，他們會學習陳偉業、梁耀忠、李卓人等人靠自己單打獨鬥，否則，在黨的指揮之下，自己永遠排在名單的後面，怎麼選也選不上。發起去年及今年「七·一遊行」的蔡耀昌，名氣是夠大的，但排在新界東泛「民主派」名單的第五位，當選的機會自然很低。

政府仍須小心處理各種政策

這次選舉，也被形容為支持政府陣營的大勝利。但實際上也不是，泛「民主派」



的議員還是增加了三席，一席在直選，另二席在功能組別。過去，泛「民主派」中有人持杯葛功能組別的心態，認為功能組別是小圈子選舉，因此不願參選，這一次，泛「民主派」開始接受這個建制的遊戲規則，多人參選功能組別。保住了原有的席位之餘，還攻下了會計界及醫學界兩個組別。泛「民主派」在直選中獲得六成選票，得到三十個席位中的十八個，也剛剛好是六成，因此不能算是失敗，只不過沒有上屆那麼幸運。上屆泛「民主派」也是取得 6 成的選票，但卻取得直選議席中的 7 成，即 24 席中的 17 席。這次沒有了上次的運氣吧。民建聯與自由黨席位增加是因為港進聯、新論壇席位的消失所得。此消彼長，簡單的說，香港市民在直選中對泛「民主派」及非基本上支持政府陣營的取向並沒有變，這也清楚地證明泛「民主派」一直以爲如果投票率增加，泛「民主派」必會大勝的假設是錯誤的，這次選舉不論投票率、投票人數都創新紀錄，但直選的成績比例還是一樣。

因此，雖然泛「民主派」在這個選舉中無法取得立法會中 60 席中的 30 席以上的席位，但在直選中獲得 6 成選票的支持度也說明了港府仍然得小心翼翼地處理各種各樣的政策，減低不滿的程度。

自由黨可穿針引線

這一屆選舉，有 3 位被傳媒形容爲三大「惡人」的候選人當選，他們是梁國雄、鄭經翰及詹培忠。詹培忠人稱潮州怒漢，爲何稱怒漢，敢言敢罵也，他是立法會有史以來第一位坐過牢，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長達 6 年的前任議員而能重返議會者，他在金融服務業界別中勝出。3 人之外，另一名傳媒寵兒，也是「壞孩子」的候選人謝偉俊在旅遊界別中僅以 54 票之差敗給自由黨的楊孝華。謝偉俊之所以被稱爲「壞孩子」，是因爲他不但言論出位、行爲也出位，身爲律師的他，竟然以一張看起來是全裸(穿有內褲，但以法律書本遮住)的照片出現在某周刊上，引起律師界嘩然，律師會還開會討論是否應該驅逐他出律師公會。可以想像，如果他當選，立法會就會出現「三大惡人及一大怪人」。

爲什麼選民會投票給這些言論及行爲偏激的人？很肯定，投票者是抱規反建制，喜歡看熱鬧的心態投票的，這是一種怨氣的反映，以金融服務界爲例，過去 6 年，香港證監會推出的所有新的條規，幾乎全對小經紀行不利，小經紀行怨聲載道，促使敢言敢罵的潮州怒漢詹培忠重返議會。因此，特區政府也該好好地安撫這股新興的反建制選民，設法了解他們的不滿，在可能的範圍內設法滿足他們，以免怨氣繼續累積。

選舉後，自由黨馬上重提爲《基本法》23 條立法。但很快地，董特首說暫時不會討論這件事。這是正確的，2007 年特首選舉及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在時間上肯定比 23 條更需要提早作出安排。特區成立了 7 年，23 條仍未立法，再多等幾年



也不會出大問題。很肯定的，現在應該是特區政府設法爭取曾經參與「七·一」遊行的人的心，特區政府應該以減少明年「七·一」遊行的人數為第一重任。如何進行？

我認爲必須重新劃分政治力量。表面上看，香港只有泛「民主派」及非泛「民主派」，實際上泛「民主派」中可以再分3派，一派是4名大律師組成的溫和派，他們會是中產階層，在政治議題上爭取民主，但在經濟議題上是自由經濟的支持者，也是中產階層利益的維護者；另一派是民協、前銜、職工盟、街工、梁國雄、鄭經翰、張超雄等人組成基層派，他們會積極爭取基層利益，鼓吹福利主義；此外是夾在中間，想左右逢源卻經常左右不逢源的民主黨。新當選的泛「民主派」人物如郭家麒、李國麟及譚香文是泛「民主派」中的哪一派，暫時未有定論，但估計不會是偏激者，因爲他們是醫生、教授、會計師這類的中產人士。

非泛「民主派」中，詹培忠比較偏激，但基本上是一名商人，是站在商人利益上講話的；自由黨說是商界代表，但經過直選的洗禮，有爭取中產的趨向。有自由黨穿針引線，其他商界議員也會支持特區政府多多照顧中產者的利益。

因此，我認爲特區政府與其將議會內的議員劃分爲「民主派」與親政府派，倒不如集中力量爭取中產的支持，中產階層是社會的主要消費者，中產得到好處，這個社會就會更繁榮，商界也得到利益。如果特區政府走中產路線，會不會使到一向親政府的工聯會成爲反政府者？我想應該不會，工聯會代表的是自食其力的工人，不是免費午餐的福利派，因此，走中產路線不會損害工人的利益，相反的，中產者消費多了，社會更繁榮，工人找工作更容易，工聯會就更沒理由反政府。

應增加問責官員

什麼是中產利益？中產利益包括更好的教育系統，減少負資產，擴大中產者北上的商機。低入息稅(目前的入息稅恰當，不必改)及言論自由(目前做得也不錯)。

如果特區政府走中產路線，不但可以取得非泛「民主派」議員的支持，也可能爭取到「民主派」中的溫和中產派的支持。

當然，如果我們將立法會議員只分爲中產基層、商界的話，也可能太簡單，今屆立法會選舉三個功能組別議員換了人，爲什麼換人？因爲選民不滿前議員在立法會上不爲他們爭取利益，因此新上任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今後的四年會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其功能組別的選民身上，爲選民爭取利益。這麼一來，立法會是會出現許許多多的小利益群體，特區政府在施政的過程中就更需要平衡各界利益，說服利益受損的業界代表議員是需要一門高超的藝術。看來，特區政府的的確確需要增加問責官員，多了問責官員就多了一群可以游說各階層、各種不同利益代表的



人。畢竟，公務員應該政治中立，不該是到立法會上與議員們辯論的人。

還有，現在離開二〇〇七年第三屆特首選舉只剩下兩年。第三屆特首選舉方法要盡速立法通過。立法通過後，有意思角逐這個職位的人就應該公開露面，組織班底，如果董特首欣賞他們中的某幾位，也不妨邀請他們加入行政會議，或當局長、司長，讓他們有機會磨練磨練。

〔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9 月 20 日之大公報〕